

## 俄罗斯术语学现状

B.M. 列依奇克 C.Д. 舍洛夫 著，叶其松 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简要梳理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的现状，将其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论述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9个方面主要问题，包括：术语的本质，术语与术语概念的定义，术语的语言结构，术语系统的本质，术语与术语系统的雏形与发展，术语与术语系统中的自觉与自发、天然与人工，术语系统与科学知识，术语与文本，作为科学的术语学。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俄罗斯术语学今后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术语学；发展阶段；系统；科学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 1 前言

最近三年发表了很多论文，意在打破科学与具体科学门类、流派的平衡关系并为其在21世纪的发展勾画前景。对于一个研究术语及术语集的学科（这个学科被公认是术语学）而言，也到了履行任务、筹划前景的最佳时机。应该承认的一点是，进入发达语言所有新词汇中的，术语或其他专业词汇占到80%—90%（这可能还是保守估计）。许多科学家认为，语言的智能化程度与专业词汇的使用广度直接相关。

国内术语学的发展历史可划分4个阶段：

准备阶段。从最初翻译术语及1780年编纂第一部俄罗斯术语词典开始，直到本世纪20年代。这是与专门概念相关的定义与术语的筛选及初步形成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60年代）。术语理论开始形成，主要有两位学者——Д.С. 洛特和E.K. 德列津积极开展活动，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出身，大大推动了从工程学角度进行术语研究，这为以后术语标准化和国际化方面的实践活动起到了很大决定作用。这一时期，为术语理论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还有两位著名的语言学家A.A. 列福尔马茨基与Г.О. 维诺库尔，这两位语言学对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在他们的术语学著作中已有体现。

第二阶段（20世纪70—90年代）。以术语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为标志。对于专业词汇的不同观点和发展起来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到详细阐述。语言学家、逻辑学家、信息科学专家为术语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支持，术语学的论题和目标得以界定，研究方法得以改进，基本问题得以廓清。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征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下属术语委员会的共同发展和互相合作。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商业层面，术语活动都得以加强，并对于发展标准化术语开始给予关注。这一阶段仅在俄罗斯就召开了几届学术研讨会、讨论会，出版了约20部论文集，提交了1000多篇博士、副博士论文。此外，还编纂了上千部术语词典、百科词典，包括从工艺和一般科技词典到各种专门词典。提起这一阶段国内学术术语学的著作，一系列作者

的名字应该被提到。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苏联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术语学研究明显衰落。但是，目前呈逐步恢复的趋势。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引证20世纪俄罗斯术语学派研究的主要问题。在我们看来，讨论这些问题是对俄罗斯术语学辉煌成就的总结。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将尝试列举术语学领域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以便勾勒其今后的发展前景。

## 2 术语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 2.1 术语的本质

这一问题在Д.С. 洛特和E.K. 德列津的最早著述中已有论述。自此，很多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都对此表示关注。在部分著作中，术语被看成是自然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的组合，换言之，就是术语的语言特性被注意到了。各家观点虽不相同，但一致认为：术语在内容、形态或功能结构方面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特点。因此，Д.С. 洛特坚持“术语是特殊的词”这一观点，但Г.О. 维诺库尔认为“术语不是特殊的词，只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词”。后者还宣称：“任何词都可以扮演术语的角色，不管它有多么微不足道。”为了消除分歧，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术语借用自然语言中的词汇单位，唯有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术语的语言特性。术语特性仍为其主要特征，即它具有称谓某一专门知识或活动领域全部概念系统中的一个特定概念的功能。

按照另外一些观点，术语不总是自然语言中的词或词的组合。在某些场合，作为一个特定符号系统成素的非语言符号也可以成为术语。当然，此符号的概念内容需要用自然语言加以解释或定义。根据这一观点，术语性作为符号的特性，有等级、程度之分，术语的好坏就在于术语性程度的不同。这样就可以把符号区分成“多一些术语（意味）”（more terms）和“少一些术语（意味）”（less terms）的，因此，宣称一个词或词的组合的“无术语性”（termness）也是完全正当的。

通常我们假定，严格的逻辑概念特征自上而下强加于术语的内容结构之中。这样，术语则是多层级的复合产物，其中自然语言特性和逻辑特性同时存在，并分别构成底层和上层，通过术语特有的内容、形式与功能结构以及自然属性与逻辑属性的相互作用，将术语核包含其中。

### 2.2 术语与术语概念的定义

直到最近，对于为术语概念下定义是否作为其必不可少的特性这一问题的回答，都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术语“指称某一特定概念并需要下定义”。）

然而，研究表明，一个专门领域在形成之初或处于重组阶段时，术语也可以不需要任何定义。这样，就会出现概念的定义已产生，却没有相应的术语表达的情况（例如，化学术语缩写词pH就无术语表达），代表同一知识领域内概念术语也可能具有若干定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术语已被充分证明是完全符合理据的，因为它们表达的概念已经完全由构成要素显现出来。这类完全理据型的术语根本不需要下定义。Д.С. 洛特将某些构成要素看成术语要素。次术语（subterm）是在其他出版物中提出的独立术语的组成成分。不管这些要素如何称谓，无可否认的是它们能完全激发术语的概念意义，使其定义并不缺失。

一言以蔽之，“术语—概念—定义”三者之间不存在严格上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宁勿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即在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可以出现一个、两个甚至更多成员，甚至无任何成员占据相应位置。

进一步说，定义表述的逻辑类型和形式可能大不相同。可以看出，术语定义的语言分析

并不比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差。从逻辑学角度出发,术语定义可以分成名义的与真实的、外在的与隐含的、精确的与广泛的、分析的与综合的、操作层面的、起源的以及规定性的等;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术语定义可按照不同方法分类,主要包含种属的、操作的、上下文的、列举的、一般的以及非确定的等类别。单形定义与多形定义的区别无论对于逻辑学还是语言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多形定义本身可以允许不同的表述方式。术语的观念内容既可通过严格的文本定义(单形定义)方法表达,也可通过多种方式的文本定义(多行定义)来表达。

### 2.3 术语的语言结构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专有词汇,尤其是术语及术语系统,已成为国内学位论文撰写的题目,其中相当大部分的论文是从语言学角度描写术语的语言学结构,包括词汇构成,以及句法、语义属性。

事实证明,为对术语进行适当评价和筛选,语言术语的结构分析应该接受专有词汇的特定术语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Д.С. 洛特提出的术语要素(term element)这一概念的研究富有成效。术语要素既可指单个术语词中的词素,也可指多词术语中的一个单词,还可指某一特定领域中的概念或概念特征。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同意“术语应该简短”这样的惯用论断,这是对术语本质的错误认识。而且,近年来术语构成的趋势表明:多词术语出现越来越频繁,已超过术语词。

这样一来,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多词术语的结构,本始于分析理据性和术语要素的基本概念,却对于辨别多词复合术语与术语组合的区别大有裨益。(这一区别在编纂术语学词典时极为重要,前者可收入词典,后者则不能)。

许多著作都分析并评价了各种类型术语模式的形式结构,有些已经超出了普通语言学范围。术语形式结构的类型包括:非派生词、带有新词缀的派生词、复合词、各种类型的缩写词、复合缩写词、В.П. 达里连科所指的符号词、仿造词,以及由2到14—15个单词组成的多词术语。

在语言学的框架内研究术语,变体术语以及术语变体的界限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一开始就受到重视。诚然,起初的解决方式过于绝对、简单。既然术语被视为特殊词汇,那么就要服从特殊要求。在术语整顿和标准化过程中,除术语的简化形式外的任何术语变体,包括同义和形态变体,都不允许出现。后来研究发现:出现变体是术语的固有属性,不可能完全克服。这首先是术语的语言特性使然;其次,概念具有不同属性,在称名过程中可能某一属性得以发挥。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同一理论框架与术语系统内的术语概念具有同一性,这自然会对手术变体产生限制。无法将术语变体完全消除这一事实迫使术语学家在规定术语标准发展的规范文件中改变以往的严格限制:“每个概念应该且只应有一个标准术语。”

### 2.4 术语系统的本质

术语系统的本质问题Д.С. 洛特早已讨论过,他把经过整理的术语系列与未经整理的加以对立。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自发发展的术语系统很不完善,逻辑松散,与经过认真整顿与设计的术语系统所要求的指标相差甚远。术语集中包括术语和前术语,而术语系统中只包括术语。确实,像国际象棋、工艺品以及编织术语等这样的术语集已经相当完备、协调,但也不排除例外情况。同时,也有许多经过设计的术语系统。当一个理论足以为学科领域建立新的基础时,术语集似乎就转变为术语系统:部分前术语与准术语开始进入术语系统,另外一些则被新术语所替代。引入术语系统的新词汇单位使其更加完整,逻辑上更严格。化学术语就是很好的证明,当Д.И. 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后,化学元素的天然系统得以建立。

关于术语系统的讨论已显成效。起初，有些作者将任何一个术语的概念结构看成树状的层级结构。后来证实，术语的概念结构是一种更为概括的类型，这主要是由术语定义体系和术语的理据性决定的，后者通过术语要素表达。它表现为一个层级结构，其中内容层面的概念是较低的属术语层级一般概念层面的自然概括。对术语概念层面的各级进行发展和评价完全可行，并可将这些层面应用到不同方面，如用于表达词典或表意词典中的内容层级、规定术语的顺序，以便它们在授课过程更容易被理解或掌握。

## 2.5 术语与术语系统的雏形与发展

目前研究艺术形式、术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的著作很多。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有两种方式：一是描写某个作家的术语；二是研究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发展。要特别指出的是，18世纪的俄罗斯术语学中盛行研究术语形成的语义方法，而词源研究在19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研究术语创造的借入与整合机制。

在部分著作中，最重要、当然也是最能产的术语和术语要素被挑选了出来。借助这些术语（参照俄罗斯政治词汇，T.B. 什梅廖娃称之为“当下关键词”），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微观术语系统（术语网）。历史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过程：独立术语的历史、语义变化、二次称名以及发生上述变化的多方面原因，包括认识论的、逻辑的、心理的，还包括主观和社会因素，新旧术语共存的原因等；另外，还研究整个术语集与术语系统形成的过程。

知识与活动领域中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新生概念的称名阶段。有些词汇单位在相当长一个阶段内被认为是前术语（preterm）。前术语随后可能或被语义与形式都更合适的术语替代，如X-ray radiation 替代 X-beam；或转变为术语，甚至规范术语。这些术语中有相当数量是作者成功创造的新词。在历史术语学的框架内，术语新词引起了特别关注。法国研究者L. 吉尔伯特、俄罗斯语言学家M.Г. 加克与B.B. 洛帕金以及加拿大术语学家G. 隆多最早系统地描述了前术语如何形成，其语义为何，成为新术语的标准是什么，如何选择一个新概念的称名方法等问题。为完成上述任务，他们借用了称名学理论并创立了术语学新的分支——新义学（neonymy）。部分术语词的选择或多或少经过慎重考虑，旨在称名特定领域中新发现或新创造的事物。这一过程包括普通词汇单位的重新解释，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由一个术语系统向另一个借入术语（通常同样伴随重新解释），词源研究以及创造两词或多词组合。

## 2.6 术语与术语系统中的自觉与自发、天然与人工

有些语言学家将术语与普通词汇对立起来，并断言自觉性是术语创造的本质特征。事实上，自觉性绝对不是形成术语所特有的，词的形成总体上都是自觉的。与自发性相比，自觉性只有在选择创造术语的方法时才是特有的。这是因为，同普通语言的所有构词手段相比，提供给术语学家的构词机制是有限的、特定的。因此，我们更应讨论自发性在术语活动中的作用，而不是“自觉—自发”之间的对立。此外，在设计术语系统时，普通语言和人造词目有机配合，后者通常作为自然语言符号的辅助手段并弥补其空白（例如，上文提到的符号词、模型词）。

## 2.7 术语系统与科学知识

在研究科学方法论过程中，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证实：科学知识的增长与术语系统的发展并无直接依存关系。一方面，与相应学科知识的积累相比，术语系统的建构及其个体单位的选择可能滞后。客体已经识别并得以确认，但尚未发现名称。另一方面，有些术语用于称名尚未发现的客体、事物；这类术语被称为预见或假想术语。最后，应该意识到，术语完全可以自行发展，无需服从任何理论知识指导。

总体而言，术语系统是影射人类认知的深入、探索世界的过程的一面镜子。术语理论则应该分析术语实现这一功能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说，一套规范术语不仅反映这个或那个知识领域，而且反映奠定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及对其进行描述的理论。由此可见，一个发达的科学

理论可以没有术语系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虽然科学可能尚未发展或根本无需任何理论。应该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物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可能运用不同流派、不同研究方向的几套术语系统。

## 2.8 术语与文本

术语文本理论的基础是在本问题的框架内确定的。此理论的发展表明，术语不仅出现在科技作品中，公众和文艺作品中同样使用术语。对于术语与文本（术语与上下文）问题的解决，可运用两种方法：术语的文本分析（从术语到文本）和文本的术语分析（从文本到术语）。上述方法得出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各不相同。文本术语理论，逐步发展成功能术语学理论的基础，使术语学家可以研究不同文本的术语结构，调查术语在文本中使用情况，对文本中的术语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方法可以区分执行功能的术语与理想的术语，后者正是标准术语追求的目标。

## 2.9 作为科学的术语学

有关术语学是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问题的讨论产生于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相当数量的语言学家和部分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学应完全包括在语言学之中，因为前者研究的论题由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构成。

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证明：首先，术语学不仅研究术语（语言中具有特殊功能的一类词），而且研究术语系统（这已超出语言学范畴）；其次，语言学的研究论题除了单纯的语言的以外，还包括哲学的、逻辑的等，术语学解决的问题则主要是非语言学的；最后，术语活动中运用的方法是异质的、混杂的，已经远超过了语言学的范围。术语学研究囊括了基础科学的很多方法，例如，语言学、哲学、认知科学的方法，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及数理逻辑的方法，分类学及符号学的方法等；计算机科学、编码理论、科学哲学、标准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也运用于术语学中。可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都与术语学有联系。根据这一点，完全有理由断定术语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如将术语学置于现代科学体系之中，其创始人之一，奥地利学者 E. 维斯特确定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国内文献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指出，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理论及上文列举的诸多学科的论题和方法对术语皆有着重要影响。

如果根据本文中引用的标准（具备自己的论题、方法、规则等），那么术语学，显而易见，是一门从语言学、其他基础及相关知识领域演化来的学科。同时，术语学内部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分支学科——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

理论术语学中可派生出若干分支，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术语学。无论从一般意义上，还是从认识论角度而言，术语学与语言学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科学活动的名称也十分相似，尽管内容各不相同。正如同普通语言学一样，普通术语学致力于研究词汇、语义、词的构成、词的组合以及语言、语言单位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但后者是针对特定语言材料，即具备特殊功能的语言词汇（术语——译者注）进行研究。术语在语义上更精确，通过有限数量的模式构成术语单位，术语学中使用特定的构词手段，这些都与普通语言不相同。作为术语学分支的术语认识论主要解决术语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术语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术语构成在概念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作为理论术语学分支的术语逻辑层面是相当特殊的。事实证明，术语学可以丰富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机制，并致力于研究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与不同概念相关的术语分配问题以及术语的定义与分类问题。

最后，与功能语言学紧密关联的功能术语学研究术语功能的特点，为单词的惯用功能增加了新功能，如启发功能、仲裁功能。

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应用术语学内研究方向的数量从6—9个不等。共同的目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即不仅在术语学的框架内，而且在其框架之外，在科学、工业、商业、管理等领域实现术语的应用价值。应用术语学中最主要、最先进的分支学科当数术语词典学。有些术语学家认为其处于理论术语学与应用术语学的交叉地带，有些甚至将其从根本上置于术语学之外。术语词典学的出现比术语学早得多，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每年出版的词典达上百部，其中大多数为专业词汇词典，包括：百科词典、语义词典、翻译词典、教育词典、词频词典、新术语词典等。编纂术语词典的技术得以发展，其中包括C.B. 格里尼奥夫撰写的业务手册。这一时期可以觉察到：传统纸质词典已向电子与计算机词典转变。

术语规范方面的成果特别丰富，这是实现应用任务的最好例证。规范术语有几种方法：整顿术语并最终为特定知识领域制定推荐术语集（作为俄罗斯科学院基础研究的组成部分，科学术语委员会已经出版了近120个推荐术语集）；实现术语的标准化并最终发展术语标准（在俄罗斯分类、术语、信息标准化与质量科学研究院的监督下，通过不同机构的共同努力，已经推出800多个国家术语标准），而世界上有效的国家及国际术语标准近2000个，俄罗斯的权威人士也经常参与国际标准化词典的发展（包括多卷本的国际电工词典），术语统一，包括国家与国际术语的相互协调等活动中。

在过去50年中，对科技文献与文件术语的翻译大大增多了。在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莫斯科，主要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原苏联境内各语种的术语学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认真和广泛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数百部术语翻译词典，这些词典一般以俄语为对象语，以各民族语言为目标语。

在应用术语学与文本编辑的基础上形成了术语编辑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包括建议一个编辑如何处理术语。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术语词典学、现代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上，计算机信息处理得以迅速增长。就此而论，将应用术语学与知识工程学结合起来值得进行尝试，而后者是一门崭新的科学，目前已得到快速发展。专家们正在积极将术语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着手建造信息恢复系统，以至建造术语数据库以及术语知识库，后者是近来才研究出来的。

### 3 术语学所面临的任务

以上列举了俄罗斯术语学研究取得的卓越成就，但不能宣称这一年轻且快速发展的学科中的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刚刚过去的世纪将一系列术语学的艰巨任务和问题留给了21世纪。其中最典型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语言单位的整合分析与分类，以便回答以下问题：除术语以外，科学语言中还可以使用哪些单位？它们在科学词汇分类中的地位如何？它们在科学交流中起何作用？它们如何与正确的术语相关联？术语词典学该如何对待它们？这些单位的假想类别有名称、专业语、科技次语言单位、俗语等。

第二，与上文中讨论的问题相关，有必要继续对术语变体、变体术语的界限进行语言研究。就这一点而言，有些研究者提出的术语素（*tereme*）概念值得关注。术语素用来表示比单个术语更为概括的概念，它不仅称名同值概念，还包括保留了同一所指范围内不同概念内容特点的符号。语言学家从很早就开始注意日常语言中的近义关系，并已发展了特定的概念与术语机制。

第三，系统研究同一科学领域内的不同科学理论对某一术语的不同解释（术语形式相同，意义不同）既非常必要，又具有潜在成效。这一论点使我们相信，在认知术语学一系列研究计划的基础上，取得重要成果值得期待，尤其有助于解决是否有必要区分术语概念与术语名

称这一争论。然而，这一问题解释的不仅是同形术语在不同理论中的不同意义，对此问题有不同理解：即使同一术语在某些理解层面意义完全保持不变，在一个更深的理解层面亦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阐释。这看上去有点难以理解，一方面，由此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继续支持科学的统一与完整。总而言之，允许对部分术语进行不同阐释与理解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尽管观点各不相同。然而，仅凭一点对具体的术语学数据进行语言学分析尚存在很大的不足。

第四，瞄准知识表达与处理的实际任务是术语学中研究计划中的重要部分。信息专家、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从事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与电子图书馆、地名录研究的程序设计人员等，所有相关的政府与私人企业，都可以在表达与处理系统方面适当发挥术语的作用。

#### 4 结束语

俄罗斯术语学在过去的 70 年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作为一个科学成熟的指标，我们可以列举读者、教科书、手册的数量，出版物的数量（B.A. 塔塔里诺夫统计的术语学出版物达到 1600 部），编纂词典的数量（根据 A.Я. 沙伊凯维奇与 M.Б. 伯格松的观点，从 1950 年至 1979 年出版的与俄语词汇有关的词典共计 1685 部）。有关术语学问题的研讨会、座谈会等定期召开，科技术语方法论问题的研讨班经常在莫斯科举行，术语学基础方面的培训班由各大学、学校与研究所组织。国家与公共机构致力于术语的科学与应用活动，不断有博士、副博士论文提交答辩，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术语词典、专著、登有术语学文章的论文集、杂志。国内作者的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文、英文，并被刊登在由 C. 劳伦、H. 皮特主编的术语杂志上。B. 莫斯特兹-哈格斯皮尔编写的《术语学主要流派》一书 1994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版，该书客观介绍了 1930—1991 年苏联（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为给西方英文读者提供介绍俄罗斯术语著作的机会，1993 年在维也纳编辑出版了《俄罗斯术语学研究选读》。

#### 参考文献

- [1]Винокур Г.О. 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A] // Труд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Т.5.)[С]. Москва, 1939.
- [2]Гринев С.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3.
- [3]Гринев С.В., Лейчик В.М.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Сер.1. 1999(7).
- [4]Даниленко В.П. Рус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Опы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 [5]Лейчик В.М. Оптимальная длина и оптим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рмин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1(2).
- [6]Лейчик В.М. О языковом субстрате термин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6(5).
- [7]Лейчик В.М., Бесекирска Л.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M]. Bialystok: Univ. w Bialymstoku, 1998.
- [8]Лотте Д.С. Вопросы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ия иноязычных терминов и терминов-элементов[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 [9]Лотте Д.С. Краткие формы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1.
- [10]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А. Что такое термин 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M]. Москва: Ин-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СССР, 1959.
- [11]Суперанская А.В., Подольская Н.В., Васильева Н.В. Общ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 [12]Суперанская А.В., Васильева Н.В., Подольская Н.В. Общ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13]Татаринов В.А. Указатель рабо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и терминологами в XX век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Рус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8.
- [14]Татаринов В.А.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 1.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6.
- [15]Шайкевич А.Я., Бергельсон М.Б.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A] // Перевод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ер. 1.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Обзор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Вып. 12.) [С]. ВЦП, 1986.
- [16]Шелов С.Д.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8.
- [17]Шелов С.Д. Построени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азы знаний и анализ понятий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Сер. 2. 1998(5).

## Terminology: Where Is the Russian Science Today

V.M. Leichik, S.D. Shelov, translated by Ye Qi-song

(Institute of Russian language/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gives a short re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rt of Russian terminology,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which into 4 periods.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main aspects of research in the Russian terminology science, including: nature of the term, term and definition of terminological concept, language structure of the term, the nature of terminological system, infa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ies and terminology systems, what is spontaneous/conscious and what is natural/artificial in terminologies and terminology systems, terminology system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term and the text and terminology as a science. The article also looks to the future of the the Russian terminology science.

**Key words:** terminology; stage of development; system; science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派背景下汉语术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及俄译研究”(19BY212)、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8 年科研项目“汉语术语学术语系统的整理与应用研究”(MCW-2018-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其松, 博士、研究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19-03-25

**[责任编辑: 惠秀梅]**